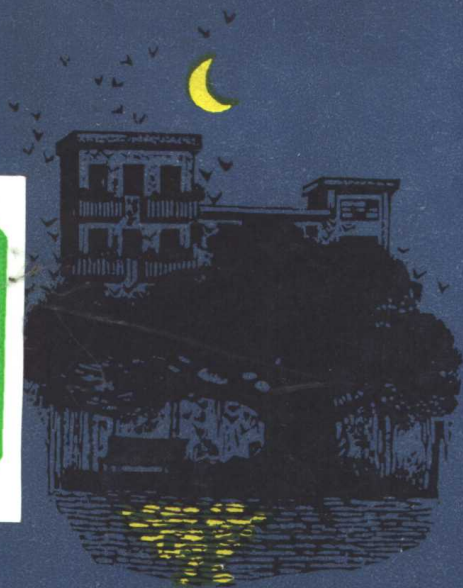


弱者与强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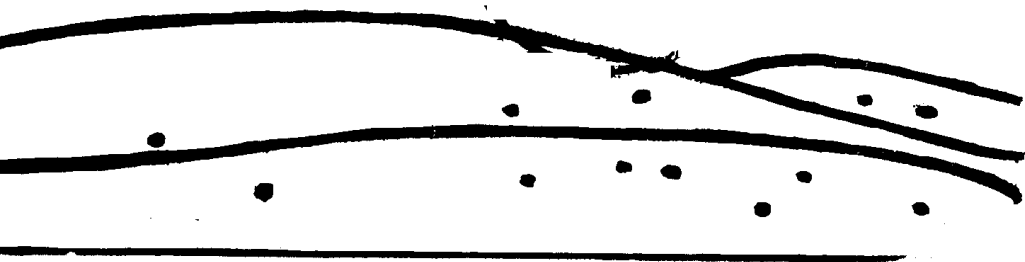
张雄辉



弱者与强者

张雄辉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雄辉



装帧设计 许钦松

封面题字 姜 今

责任编辑 廖晓勉

弱者与强者

张雄辉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二一五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插页 120,000字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7,400册

书号 10261·232 定价 0.59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共收小说十三篇，都是近年的新作。作者以清新流丽的笔调，鲜明绚烂的色彩，描绘了一幅幅城市的生活图景，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；当中有对真善美的歌颂，有对假丑恶的鞭笞；有昨日的泪水，有今天的笑声；有艰难的战斗，也有甜蜜的爱情。故事曲折，出人意外而不虚幻，人物生动，性格鲜明而无雕饰。作品不单主题突出，且饱含哲理。其中《“醉猫”入党》《“醉猫”轶事》、《弱者与强者》、《那失落了的……》等等，发表后，受到广泛的好评。

目 录

1	序
5	“醉猫”入党
20	“醉猫”轶事
35	寒夜来客
45	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
68	墨镜后的眼睛
75	运气从脚下开始
90	心理危机
106	管闲事的奇遇
121	最后的微笑
136	在下旋的阶梯上
162	弱者与强者
181	等待末班车
192	那失落了的……

序

于 逢

有人说,经过十年内乱,我们青年中产生了思考的一代,探索的一代,迷惘的一代。的确,在那漫长的、动乱的岁月里,是非颠倒,人妖混淆,不能不影响到青少年的成长及其世界观的形成。他们于是有的从狂热转为消沉,有的从创痛转为悲愤;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他们进行着思考、探索,有一些人陷入迷惘,而更多的人则奋起追求。张雄辉同志是后者中的一员。现在选编进这个集子里的十三篇小说,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发表在《作品》月刊上的第一篇小说《寒夜来客》到最近写成的《那失落了的……》,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一步步地向前跨进的足迹。

张雄辉同志现年三十四岁,动乱岁月开始的时候,他在高中念书还没有毕业,就给卷进了特大风暴之中;两年后成

了个插队落户的“知青”，从喧闹的城市到了荒僻的山村。他结结实实地拿起锄头，靠挣工分吃饭；而终于被选为生产队长，是因为敢于主持正义，能够领导生产，得到群众信任。他从农村回到城市进入大学之前，就已勤奋练习写作，认真攻读马克思主义书籍，进行严肃思考，对生活有自己的爱与憎。他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，是和他个人的不懈努力和《作品》等文学月刊编辑部对他的不断帮助分不开的。他善于思考种种问题，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，加以融会贯通。

我们阅读张雄辉的作品，首先觉得它们真实感人，而不是胡编伪造。他从生活出发，经过观察、体验、研究、分析，捕捉到主题，通过形象表现出来。他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，决不人云亦云，以作品图解政策。他在这里写的大都是城市居民及其生活斗争，也涉及到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后遗症。他的笔锋接触到城市生活的许多角落，带引我们进入穷街小巷，闹市茶楼，办公室里，珠江岸边。他描绘了各种各样的普通人，写他们的命运遭遇、思想感情、性格气质。他所塑造的那些雷平们、“醉猫”们、佟宁们、贺玉珊们、鼓油佬们、陈振邦们，仿佛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，是我们的邻人和朋友，使我们不禁与之共患难、同欢乐。

但张雄辉不仅仅满足于一般地重现生活，给读者刻画出一些性格不同的人物，说述一些娓娓动听的故事。不，他还要突进生活的深处，揭露出矛盾的隐秘，挖掘出人物的灵魂，从而得到某种人生哲理。他从污浊中看到了晶莹，从昏暗

中看到了闪光,从平凡中看到了高尚,从无望中看到了希望。他笔下的老工人“醉猫”何木房,带着市民气质,终日饮酒不停,好象“醉”了,但关键时刻,却清醒得很,敢说敢干。女青年贺玉珊,看来是个已经丧失了一切理想的时髦女郎,但在她的心底却燃烧着火焰:她相信一个人在社会上应起的作用。“脱帽右派”陈振邦貌似微贱,实是强者,他长期积累了生活经验,洞察世情,敢于斗争,又善于斗争。江教授在其一生中取得了一切,同时失却了一切,暮年降临,感到一片空虚,而终于从劳动人民生气勃勃的精神感染下,重新获得了生活的信念和幸福。凡此种种,都是作者进行思考和探索的结果。

通观张雄辉的作品,我们很难找到虚无缥缈的幻影忽闪,喃喃不清的内心自语,捉摸不定的意识流动,扑朔迷离的海市蜃楼。他与这一切无缘,而遵循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坚定地前进。他从中外古今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,从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,从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,从鲁迅、茅盾,从莫泊桑、契诃夫、欧·亨利……吸取营养,并试行创新。他要求自己的作品写得结实明快,富有中国作风与气派,又不停留于平铺直叙,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。现在他算是初步做到了。

自然,一个作家总有自己的局限性,张雄辉同志也如此。他目前的笔路还不够宽广,某些生活和人物也有相类似之处,个别角色有点儿被刻意美化,个别地方还存在一些刀斧痕迹。但他成长在风雨如磐的年代,经受了长期的锻炼与考

验，有着多种生活的实践，又善于思索和探求。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他一定会再接再厉，向上攀登，并将取得更大的成就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

一九八二年二月

“醉猫”入党

仲夏夜，四点时分，夜犹未尽，暑气刚消，人们睡得正香甜。老钳工何木房却一骨碌从竹床上坐了起来，用厚茧重迭的手掌按了按发涩的双眼，又捏起拳头捶了捶发胀的太阳穴，咂咂发苦的嘴巴，“呸！呸！”吐了两口唾沫，然后非常恼火地骂了一句。便盘腿坐着发起呆来。

这休息日的大清早，他骂谁？自己骂自己。的确，他值得恼火，也值得骂；五十多年来竟破天荒地第一次失眠。对于外号叫醉猫的何木房真算是奇事。这醉猫的雅号怎么来的？除了他屁股上老插着一个装了“神仙水”的药瓶外，就是他打瞌睡的本领无愧于这个称号。一有空闲，他往墙边一靠，不出两分钟，便“呼噜！呼噜！”地扯响了鼾声。

呆坐一会，醉猫从藤枕边摸出铁皮烟盒，用舌头舔舔指头，卷了一支红丝生切“大头钉”，滋滋地抽了起来，他还在想着昨天的事。

昨天下午，党支部书记李杰突然把他叫去，照口照面塞过一本红皮的入党志愿书，随即又拍拍他肩头说：“醉猫……啊！不！老何……老何同志，你是有觉悟的工人，真正的无产阶级，特别在跟‘四人帮’的斗争中立场坚定。我们决定发展你入党，由我亲自当你的介绍人……”

吃惊的醉猫眯缝着的醉眼立即瞪得鸡蛋那么大又圆，而且凸了出来。醉猫大概一辈子也没有这么糊涂过。你瞧，他使劲地揪了揪自己的耳朵，怀疑这耳朵是否长错了地方。不一会儿功夫，整个工厂的人都在咬着耳朵传说这件事。

怎么李杰这家伙突如其来地要发展自己入党？真莫名其妙，老实的醉猫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心中多了一种负担，也不知这是福是祸。自问良心，够不上党员资格，可一日之间……

醉猫抽着烟，越想越糊涂，看看闹钟，四点三十分。

“好！”他如释重负，五点钟茶楼开门了，他正好去茶楼会一会他车间里的几位老友，那些“军师”、“参谋”们，保险消愁解闷。

穿过街巷，再横过一条马路，便是东如茶楼。他慢腾腾地上得楼来，在一片熟悉的喧闹声中，骤然觉得心平气和，舒坦极了。他先从屁股后取出药瓶，在柜面打上二两薯酒，然后径直往东面第三张桌子走去。

在那块老地方，四位老友已经开好茶，正谈笑风生，外号“蛊惑明”的欧明，口沫横飞地讲古，肥佬郭笑得见牙不见眼，不用说，蛊惑明又在讲马克思漫游中国的故事。说的

是马克思在天上听到中国大搞文化革命的消息，与恩格斯相约下凡调查研究，结果历尽艰险，奇遇百出，昨天蛊惑明正讲到马克思被红卫兵捉住背语录，背不下来不准通行。把马克思弄得大为光火……。

这蛊惑明大概已经讲到最精采之处了，他赶快走上前去，不料蛊惑明见他来了，话说了一半，戛然而止，这几个人迅速地交换一下眼色，便都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让座。

醉猫愣住了，往日大家熟不拘礼，点点头便算打了招呼，怎么今天突然进了君子国？

肥佬郭客客气气地给他斟了一杯茶。他一边曲起中指在桌上点了点答谢，一边催着说：“喂！蛊惑明，继续讲讲马克思那段古来解解闷。”

蛊惑明不自然地笑了笑说：“哪有什么古讲？”

“咦？那就怪了，昨天你还讲得有眉有眼，你这个蛊惑种，编十个这样的故事也不难。”醉猫说道。

蛊惑明神色大变，厉声说：“你千万别乱讲，我怎么会编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？”

几个听古的人齐声附和，都说蛊惑明绝不会编这样的故事。肥佬郭还不无讥讽地说：“蛊惑明怎么比得你脑袋灵活？”

醉猫好不纳闷，今天出什么毛病了？茶桌上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。世故的七叔不想冷落醉猫，于是开始太谈食经，从周生记的太爷鸡讲到砂锅炮制的啫啫鸡，又扯到本茶楼的排骨烧卖，不料这又引起肥佬郭的牢骚来了，“现在银纸

缩水，过去三角钱两碟排骨烧卖，现在三角钱只能买一碟，我看是有人哄抬物价，扰乱市场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蛊惑明拿根筷子在桌底捅了肥佬郭一下，肥佬郭立刻醒悟，登时把话咽住。

这情景摄进醉猫那双眯缝着的眼睛。他十分气恼，想骂人可又骂不出口，一夜之间，他莫名其妙地失去朋友们的信任，你说窝火不窝火？

大家闷头闷脑地喝茶吃点心，醉猫感到一种无形的隔膜使他变得孤独起来。

过了不一会，对他存有戒心的老友们一个个算帐离座了，剩下醉猫一个人喝着酒，用筷子拨弄着那几块排骨烧卖，越吃越没味道。他真想找个人再聊一聊，哪怕吵吵架也行，可千万别象这几个老友那样不冷不热。

醉猫喝干了药瓶里的薯酒，嘴里还是淡淡的，准备再去打二两双蒸酒，就在这时，意外地发现木工房的老贵。醉猫喜出望外，老贵是解放初跟他一同入厂的老工友，平日由于子女多，手头紧，加上怕老婆，极少上茶楼。今天莫不是老天差使他来陪陪醉猫？

醉猫走过去劈头就开个玩笑说：“老贵，今天不服女人管了？你不怕我找贵嫂告密？”

老贵吃一惊，抬起那双酒气熏红的眼睛，一见是醉猫，火冒三丈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告密？好你个醉猫，我就知道你喜欢告密。”

醉猫看老贵发火的样子，乐了，笑着说：“老贵，你怕老婆，也不能拿我来出气。你要敢对贵嫂发火，我肯替你挽鞋。”

“谁跟你开玩笑，我不似你面皮三寸厚，哼！”老贵酒气发作，肝火正旺，醉猫以为老贵真的醉了，关切地问：“老贵，你今天怎么啦？”

“你还装蒜？我问你，大头李到木工房偷公家木料做大衣柜的事，他怎么知是我说的？说我污蔑党的领导，这次调工资，好容易熬到第三榜，还要硬把我拉下来。”老贵打了个饱嗝，喷出一股酒气，“我怎么也想不出是谁告的密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是你这个契弟！你还有没有良心，我一家五口，就靠我每月六张‘大团结’吃饭，谁知道何年何月调资再调到我？”

醉猫让人不清不白地臭骂一顿，也发火了：“你老贵吃了火药发癫了，乱叫乱咬。有种找大头李骂去，关我屁事！”

醉猫说得兴起，干脆双脚蹲在椅子上质问老贵：“你问我有没有良心？我倒是要问你有没有良心。文革时，你跟我说，江青那女人是乱国尤物，清理阶级队伍时关了我四十天，李杰那伙人天天就追问这句话，整得我皮包骨，我咬了你没有？你不识好歹，现在来赖我告密，你的良心狗咬去了？”

醉猫这一骂，倒把老贵骂愣了，他搔搔脑壳嗫嚅着说：“是呀，几十年老友，我开始也不相信你会是那样的人。”老贵说完，用自己的茶壶给醉猫斟了一杯茶。

老贵沉思了好一会，满腹疑惑地问：“那么，醉猫，我问你，怎么大头李突然看中你，发展你入党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这问题把醉猫问傻了。他口吃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怎么知道？”

老贵冷笑了，尖酸刻薄地冲着醉猫说：“所以嘛，人心隔肚皮，你看看李杰拉进去的新党员，有几个不是靠打小报告整人的？你呀，你现在也够资格罗！所以大头李提拔你罗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醉猫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老贵不再言语，嘿嘿冷笑着招呼服务员写了单，临走时故意朝醉猫响响亮亮地呸了一声。

醉猫实在咽不下这口闷气，压不住心头这股无名火，他大口地吞着双蒸酒，一直喝足了六两，这才摇摇晃晃地回家去，一路上，他吐口唾沫，说一声“晦气”，又吐口唾沫，再说一声“撞鬼”。

醉猫酒量其实也不大，所以回到家里，一头便栽到竹床上，呼噜呼噜一觉睡到中午，老伴成娣朝他屁股上狠狠拍了一掌，算是招呼他吃饭的信号，他醒来摸摸屁股，又呆头呆脑地盘腿坐在竹床上抽起红丝生切烟来。

成娣演杂技似的一手端碗筷，一手捧菜碟，手指头还勾着一块抹桌布，看他还在打坐入定，不禁骂出了口：“你撞邪了？你中风了？你多喝马尿想升仙了？三更去饮茶，午时还在睡大觉，休息日也不帮帮手做家务，还入党？你看我们厂的党员，第一条便是手脚勤快，哪有象你这样的醉猫？”

往日，遇上成婶这样刮一阵强风，他也只是风摆柳似的摇头笑笑作罢，今天，他正窝火憋气，偏偏成婶拿入党的事来顶心顶肺，真是佛都发火了，他砰的一声猛拍竹床一下，喝道：“多嘴多舌！”

成婶吃这一惊，非同小可，她立即把抹桌布使劲一掼，双手一叉腰，眼珠就瞪出来了，薄嘴唇一抖一抖，大鼻孔一扇一扇，话未出口，已在虎虎喷气，她在积聚一次火山大爆发的能量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脚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。一颗脑袋探了进来，柔声柔气地喊了声：“成婶。”成婶受这软性的突然袭击，火气减了一半，收起威风转过头去。醉猫却早已从竹床上跳了下来，如获救星地说：“哎呀呀！进来坐！进来坐！”随即他又大为惊诧地说：“咦？老黄，怎么会是你呀？”

来者笑吟吟地站在门边，右手提一盒点心，左手拿一瓶酒，四十来岁模样，脑袋半秃，此人姓黄，名振缨，是教育局的科长，算是老街坊了，可从不往来。

成婶客客气气地邀他一起吃饭，老黄也毫不客气地说：“好！好！正想跟何师傅喝两杯。”一边说一边把手上的茅台酒举得高高，老黄把瓶盖一打开，酒香四溢，然后又变戏法似的从衣袋掏出一大塑料袋的南乳花生肉，醉猫贪婪地吸了吸鼻子，嘴里嚷着：“我有酒，我有酒，你不必破费。”双手却迅速地摆开两只玻璃杯。

黄振缨心中暗喜，两杯酒一落肚，便开门见山说：“何

师傅，实不相瞒，我有一件小事求你。”

醉猫吃了一惊，别人让他帮点什么忙是从不用一个“求”字的。

黄振缨没有等醉猫开腔，便又说：“你知道，我小女儿刚安排到你们厂去了，唉！为这事我跑了多少腿，花了多少钱，五百罗汉我拜了四百九十九个，偏偏漏了一个没烧香，就是你们厂的党支部书记李杰，你看撞板不撞板，这下好，我女儿分到饭堂捅煤炉去了。”

醉猫想起来了，饭堂那位小姐模样的新工人原来是黄振缨的小女儿。黄振缨看醉猫点点头，以为有门了，又说：

“何师傅你在书记面前面子大，帮个忙，拉个线，因为人事科长不好再说话，这事就非靠你帮个忙不可了。”

“不！不！不！”醉猫连连摆手，“我是捏槌把的，跟书记说不上一句话，这忙我帮不了。”

黄振缨以为他在要价，连忙说：“老何，你要有儿子孙子要进重点中学的话，都包在我身上了，捞世界嘛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山水有相逢。”

“不不不，这忙我帮不了，”醉猫放下酒杯，感到这酒并不是那么好喝了。

黄振缨脑子一转又说：“你要为这事花多少钱，说个数，我包了。”

“不！不不！我说话不灵。”醉猫急了，舌头也不灵了。

“哈！哈！”黄振缨笑了，“你入了党，说话还不灵？